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发展： 促进效应与区域差异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周晶晶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7月23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6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23日

摘 要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型金融模式，通过数字技术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普及与覆盖，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本文利用2013~202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电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农村电商销售额提高约1.760%；第二，分维度来看，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是主要驱动力，其中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最强，使用深度的作用尚未显现；第三，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最强，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的作用尚未显现；第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电商发展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即收入水平越高，促进作用越强。本文结论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因地制宜促进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电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Promotion Effect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Jingjing Zhou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ly 23, 2026; accepted: August 6,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3, 2026

文章引用：周晶晶.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发展：促进效应与区域差异[J]. 电子商务评论, 2026, 15(9): 816-825.

DOI: 10.12677/ecl.2026.1591062

Abstract

As a new financial mode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mproves the popularization and coverage of financial services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injecting new momentum in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ial-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3 and adopts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For every 1% increase in the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rural e-commerce sales increase by approximately 1.760%. Second, in terms of sub-dimensions, coverage breadth and digitalization degree ar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with coverage breadth having the strongest promoting effect, while the effect of usage depth has not yet emerged. Third,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xhibits signi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 being strongest in the eastern region,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while the effect in the western region has not yet emerged. Fourth, th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ncome plays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ing rural e-commerce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the higher the income level, the stronger the promoting effect. These conclusion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optimizi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olicies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Rural E-Commerce,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业态，能够突破时间和地理空间的限制，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更为高效的金融服务[1]。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信贷产品创新、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为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2]。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电商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3]。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49 万亿元，“数商兴农”工程深入实施，有效促进了农产品上行和农民增收。农村电商发展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广大农户的积极响应。¹

然而，农村电商发展面临融资难、物流滞后、品牌化不足等瓶颈。其中，融资约束是制约农村电商创业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下沉不足，这些传统金融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抵押物等原因，难以有效服务农村电商经营主体。而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扩大服务覆盖面，为农村电商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支付便利。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

¹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 2023 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情况[EB/OL]. (2024-01-19).

<https://dzswgf.mofcom.gov.cn/news/182/2024/1/1705642572609.html>

1.2. 文献综述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的关系，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在直接影响方面，姬向利(2022)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作用机制方面，陈惠(2022)从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指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等渠道助力农村电商发展。在协同效应方面，姚利好等(2022)研究表明，农村电商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协同促进效应[5]；游晓东等(2024)进一步证实，二者协同作用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6]。此外，李照青、杨建春(2024)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产品供应链整合，且农村电商发展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7]。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已证实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之间存在正向关联，但多从增收、供应链等间接视角切入，直接以农村电商销售额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仍相对较少。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系统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差异化驱动作用，弥补了现有研究多聚焦总指数而忽视维度拆解分析的不足；第二，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三维度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具体传导路径，并引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实证检验其正向调节效应，揭示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二者关系的强化机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数字普惠金融是指借助数字技术为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模式。农村电商是指依托互联网技术与电商平台，在农村地区开展的商品交易、服务流通等经济活动。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二者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可用金融发展理论、长尾理论及交易成本理论阐释。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降低服务门槛与成本、拓宽服务覆盖面是金融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机制，数字普惠金融据此为农村电商主体提供资金支持，缓解其资金瓶颈。长尾理论指出，当服务成本显著降低时，大量长尾客户可聚合形成可观商业价值；数字普惠金融使农村长尾客户获得便捷金融服务，激发电商创业动力。交易成本理论强调，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是提升市场效率的核心；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大数据与移动支付技术，缩减信息差、降低融资与交易成本。

2.2. 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影响农村电商的路径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影响农村电商发展，各维度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如图 1 所示。覆盖广度提升金融可及性。数字普惠金融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将金融服务延伸至偏远农村地区，使更多农户开立数字账户、办理基础业务。通过扩大账户、支付与信贷覆盖，缓解农村电商的“金融排斥”问题，提升资金获取能力与交易便利性；使用深度拓展服务场景。使用深度体现农户对数字金融服务的实际应用程度，涵盖数字支付、信贷、保险等业务。针对农村电商面临的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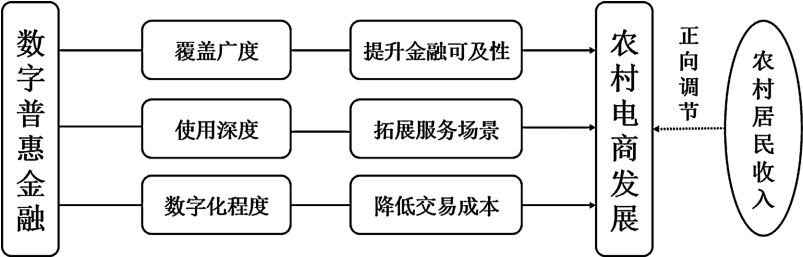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mmerce
图 1.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影响机制

周转与风险抵御难题，线上信贷可解决短期资金需求，互联网保险可降低运输和市场风险。通过多元化服务场景的嵌入，拓展农村电商主体的金融服务边界，增强其持续经营与风险应对能力；数字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数字普惠金融构建信用评估模型，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8]。通过移动支付、线上授信与智能风控，降低信息搜寻、支付结算及融资交易成本，提升农村电商经营效率[9]。

2.3.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影响农村电商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收入水平越高，农村电商经营主体的资金基础越稳固、数字素养越高、信用资质越好，对数字金融服务的接受意愿与使用效率越强，从而能够更充分地依托覆盖广度获取金融资源、借助使用深度提升经营韧性、利用数字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显著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促进效果[10]。

2.4. 研究假设

-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 H1：数字普惠金融正向促进农村电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降低融资门槛，为农村电商提供资金支持和支付便利，从而促进农村电商发展。
- H2：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由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基础设施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效果可能不同。
- H3：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3~2023 年中国 30 个省级行政区(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原因，本文研究不包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样本数据)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共 330 个观测值。数据来源包括：(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 农村电商销售额来自《中国电子商务报告》；(3) 控制变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4)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

3.2. 变量说明

各变量定义及测量方式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表 1. 变量定义与衡量方法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测度
被解释变量	Re	农村电商发展水平	农村电子商务销售额(取对数)
解释变量	lnDIFI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取对数
	lnDCB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	
	lnDUD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	
	lnDDE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指数	
控制变量	lnFis	财政支持力度	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lnGDP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 (取对数)

续表

	lnInd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取对数)
	lnFin	金融发展水平	金融机构存贷款之和与 GDP 的比值(取对数)
	lnHum	人力资本水平	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总人口(取对数)
	lnOpen	对外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额/GDP (取对数)
	lnInfo	信息化水平	邮电业务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lnUr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总人口(取对数)
调节变量	lnRInc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取对数)
交互项	lnDIFI × lnRInc	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水平的交互项	中心化后相乘

3.3. 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Re_{it} = \alpha_0 + \alpha_1 DIFI_{it} + \sum \beta Controls_{it} + \mu_i + \eta_t + \epsilon_{it} \tag{1}$$

其中， Re_{it} 为省份 i 在 t 年的农村电商发展水平； $DIFI_{it}$ 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Controls_{it}$ 为控制变量向量； μ_i 为省份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特征； η_t 为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共同时间趋势； ϵ_{it} 为随机扰动项。

$$Re_{it} = \alpha_0 + \alpha_1 DIFI_{it} + \alpha_2 RInc_{it} + \alpha_3 (DIFI_{it} \times RInc_{it}) + \sum \beta Controls_{it} + \mu_i + \eta_t + \epsilon_{it} \tag{2}$$

为检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收入水平变量及其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互项，构建模型(2)。其中，式(2)中 $RInc_{it}$ 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DIFI_{it} \times RInc_{it}$ 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实证前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及交互变量进行去中心化处理，以规避模型中因交互项引起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若交互项系数 α_3 显著为正，则表明收入水平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农村电商发展水平(lnre)的均值为 6.726，标准差为 1.294，最小值为 2.764，最大值为 9.324，表明各省份之间农村电商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lnDIFI)的均值为 5.620，标准差为 0.316，分布相对集中。各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均处于合理范围，数据分布较为稳定，适合进行面板回归分析。

4.2.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lnDIFI 的系数为 2.057，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加入控制变量后，lnDIFI 的系数为 1.760，仍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假设 H1 成立。列(3)~(5)分别以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替换总指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覆盖广度(lnDCB)的系数为 1.298，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数字化程度(lnDDE)的系数为 0.629，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使用深度(lnDUD)的系数为-0.141，但不显著。三个维度中，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使用深度的作用尚未显现。这表明，在当前阶段，扩大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是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使用深度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可能原因是农村地区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仍处于初级阶段，未能有效推进农村电商的发展。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lnre	330	6.726	1.294	2.764	9.324
lnDIFI	330	5.62	0.316	4.855	6.129
lnDCB	330	5.546	0.381	4.56	6.122
lnDUD	330	5.562	0.355	4.726	6.162
lnDDE	330	5.877	0.202	5.413	6.147
lnFis	330	-1.449	0.377	-2.151	-0.304
lnGDP	330	2.397	0.04	2.32	2.503
lnUr	330	-0.507	0.178	-1.008	-0.113
lnInd	330	-0.701	0.151	-1.074	-0.237
lnFin	330	1.217	0.262	0.697	1.956
lnHum	330	-3.846	0.264	-4.602	-3.188
lnOpen	330	-1.79	0.933	-4.463	0.089
lnInfo	330	-3.111	0.706	-4.024	-1.447
lnRInc	330	9.587	0.390	8.629	10.67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未加控制变量	(2) 加控制变量	(3) 覆盖广度	(4) 使用深度	(5) 数字化程度
lnDIFI	2.057*** (0.119)	1.760*** (0.498)			
lnDCB			1.298*** (0.343)		
lnDUD				-0.141 (0.161)	
lnDDE					0.629*** (0.227)
lnFis		0.272 (0.388)	0.264 (0.377)	0.456 (0.470)	0.287 (0.452)
lnGDP		12.897** (5.666)	16.472*** (5.452)	35.392*** (3.239)	28.148*** (2.901)
lnInd		-1.091** (0.406)	-1.025** (0.418)	-0.592* (0.332)	-0.712** (0.321)
lnFin		0.045 (0.550)	0.223 (0.514)	0.808* (0.469)	0.466 (0.480)
lnHum		-0.426 (0.579)	-0.671 (0.576)	-0.698 (0.625)	-0.489 (0.601)

续表

lnOpen		0.171*	0.125	-0.006	0.045
		(0.088)	(0.085)	(0.092)	(0.085)
lnInfo		-0.114***	-0.105***	-0.054	-0.069*
		(0.039)	(0.036)	(0.032)	(0.036)
lnUr		-0.555	-0.655	-0.065	0.041
		(0.668)	(0.663)	(0.843)	(0.805)
_cons	-4.833***	-36.474***	-43.578***	-80.963***	-67.085***
	(0.669)	(13.086)	(13.423)	(9.390)	(8.483)
N	330	330	330	330	330
R ²	0.782	0.831	0.833	0.813	0.822

注：***、**、*分别表示通过 1%、5%、10%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4.3. 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推进机制，本研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选取农村居民收入水平(RInc)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影响作用，结果见表 4。表 4 反映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列(1)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为 2.080，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加入交互项后，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为 2.247，仍在 1%水平上显著，交互项的系数为 0.504，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收入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假设 H3 得以验证。

Table 4. Moder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表 4.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1) lnre	(2) lnre
lnDIFI_c	2.080*** (0.213)	2.247*** (0.230)
lnRInc_c	-0.207 (0.288)	-0.284 (0.295)
lnDIFI_RInc_c		0.504** (0.247)
_cons	11.133** (4.807)	11.680** (4.771)
Pro	Yes	Yes
Year	Yes	Yes
N	330	330
R ²	0.804	0.806

4.4. 区域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基础设施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11 省)、

中部(8 省)、西部(11 省)三个子样本,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5。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电商的发展, 东部地区最强, 中部次之, 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一结果反映了我国区域间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的差异, 西部地区受制于经济基础薄弱、物流条件落后等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还不明显。

Table 5. Regional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表 5.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lnDIFI	1.459** (0.632)	1.350** (0.522)	1.621 (1.126)
lnFis	-0.089 (0.483)	1.164 (0.798)	1.255 (1.134)
lnGDP	15.640** (5.806)	22.420*** (3.074)	19.498 (12.795)
lnInd	-1.976 (1.289)	-0.682 (0.688)	-0.844** (0.358)
lnFin	-0.216 (0.466)	-0.120 (1.101)	0.583 (1.309)
lnHum	0.592 (0.944)	-0.293 (0.603)	-0.714 (1.003)
lnOpen	-0.004 (0.158)	0.022 (0.247)	0.223 (0.129)
lnInfo	-0.051 (0.051)	-0.085* (0.041)	-0.166* (0.079)
lnUr	-0.706 (1.096)	-2.819*** (0.711)	-0.304 (1.410)
_cons	-38.114** (14.268)	-55.802*** (7.967)	-52.132 (29.434)
N	121	88	121
R ²	0.871	0.899	0.800

4.5.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 (1) 剔除直辖市样本。考虑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在经济水平、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与其他省份存在较大差异, 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 因此剔除这四个样本后重新回归。(2) 为缓解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电商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回归。(3) 缩尾处理。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 排除极端值影响。从表 6 可以看出, 在三种稳健性检验下,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剔除直辖市后, lnDIFI 的系数为 1.529, 在 1% 水平上显著; 滞后一期后, lnDIFI_lag 的系数为 0.772, 在 10% 水平上显著; 缩尾处理后, lnDIFI 的系数为 1.639, 在 1% 水平上显著。三种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Table 6. Robustness tests
表 6. 稳健性检验

	(1) lnre	(2) 剔除直辖市	(3) 滞后解释变量	(4) 缩尾处理
lnDIFI	1.760*** (0.498)	1.529*** (0.515)		1.639*** (0.445)
lnDIFI_lag			0.772* (0.412)	
lnFis	0.272 (0.388)	0.573 (0.511)	0.249 (0.342)	0.189 (0.352)
lnGDP	12.897** (5.666)	13.492** (5.970)	21.364*** (5.844)	13.731** (5.204)
lnInd	-1.091** (0.406)	-1.018** (0.380)	-0.927** (0.381)	-1.078** (0.405)
lnFin	0.045 (0.550)	0.003 (0.542)	0.299 (0.468)	0.175 (0.511)
lnHum	-0.426 (0.579)	-0.339 (0.515)	-0.640 (0.553)	-0.493 (0.534)
lnOpen	0.171* (0.088)	0.231** (0.104)	0.259** (0.107)	0.224** (0.104)
lnInfo	-0.114*** (0.039)	-0.109** (0.039)	-0.081** (0.032)	-0.105*** (0.034)
lnUr	-0.555 (0.668)	-0.070 (0.814)	0.072 (0.849)	-0.420 (0.678)
cons	-36.474*** (13.086)	-35.303** (13.208)	-51.589*** (13.489)	-38.125*** (12.184)
N	330	286	300	330
R ²	0.831	0.841	0.820	0.841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 2013~2023 年中国 30 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电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 1%,农村电商销售额提高约 1.760%,且这一结论在剔除直辖市、滞后一期、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下仍然成立。验证假设 1。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是主要驱动力。分维度回归结果显示,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中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使用深度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当前阶段扩大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是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使用深度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村电商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

次之,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验证假设2。第四,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电商发展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

5.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覆盖广度是促进农村电商发展的关键维度。应继续推进农村地区移动支付、数字账户等基础金融服务的普及,降低农村居民获取数字金融服务的门槛,让更多偏远地区的农户能够接触到数字金融服务[11]。

第二,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村电商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西部地区作用尚不明显。因此,西部地区应优先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农村电商配套体系建设,为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创造条件;东、中部地区则应进一步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

第三,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以增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应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如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农产品上行、拓宽就业渠道等,为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12]。

第四,防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潜在风险。在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作用的同时,需客观认识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一是警惕“数字鸿沟”风险,部分老年人、低学历农户及偏远地区居民可能因数字技能不足而被排斥在数字金融服务之外,反而加剧金融排斥。二是防范过度信贷风险,数字普惠金融的便捷性可能导致部分农村电商经营者过度负债,超出其实际偿还能力。三是关注数据安全风险,农户个人信息在数字金融交易中存在泄露、被滥用等隐患。因此,应建立健全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农村信用信息保护机制,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参考文献

- [1] 陈惠.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J]. 当代农村财经, 2022(12): 57-61.
- [2] 姬向利.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电商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J]. 现代营销(下旬刊), 2022(15): 110-113.
- [3] 刘桂英, 陈跃灵, 谢文君, 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6, 25(1): 100-109.
- [4] 张国宝, 张子怡. 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分析[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25, 19(4): 139-145.
- [5] 姚利好, 易法敏, 孙煜程. 农村电商、数字普惠金融协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J]. 财经问题研究, 2022(11): 67-76.
- [6] 游晓东, 陈鑌鹏, 汪虹雨, 等. 农村电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增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9): 102-105.
- [7] 李照青, 杨建春. “电商兴农”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产品供应链整合的影响[J]. 商业经济研究, 2024(13): 112-116.
- [8] 郭连强, 曹楠楠, 蔡起华.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投融资的影响及作用机理[J]. 经济问题, 2025(11): 71-82.
- [9] 郭晖, 张威, 李景跃, 等. 农村电商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 2025(21): 93-97.
- [10] 易行健, 周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金融研究, 2018(11): 47-67.
- [11] 罗林敏. 普惠金融赋能民族地区农村电商发展的机理分析与优化路径——以西南三省为例[J]. 商业经济研究, 2021(9): 161-164.
- [12] 孙炜琳, 刘丽, 姜茜.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46(1): 46-55.